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七回 游舊跡萋菲遇眾惡 宴新令花月集群芳

卻說王氏與宋二娘卅著意珠，洛珠由南京回到蘇州，在閭門外尋了一處房子住下因蘇州是他們故鄉，有兒家親友，一時掉不轉臉來做那買賣，謊言在他兄弟王家耽擱了數年，才回來的。眾親友見王氏不比從前艱苦，都來與他親熱；又見他兩個女兒生得端貌，爭米說親，王氏都用好言回覆。後來人家稍行風聞他們在南京的故事，也不便說破了他，只不來說親了，王氏倒落得耳畔清淨。惟有慧珠姊妹一心只記掛著祝王二人，背地裡眼淚不知流去多少。王氏同二娘極力從中解勸，恰喜趙小憐與他家咫尺，常時接了小憐過來。小憐是蘇州有名頭的相公，時有人家接了他去，又不能帶來。慧珠暇時，只得同洛珠唱和破悶。到了八月頭場日期，他姊妹每晚焚香禱告，但願祝王二人今科成名，也不札結識他們一場。挨至九月中旬，叫人到書坊內買了一本《題名錄》來，揭開一看：第一名解元祝登雲，第二名亞元王蘭。把兩個人樂得眉彩飛舞，合掌當空，答謝天地，又念了幾聲佛。王氏、二娘也各歡喜。過幾日，接到伯青來接他們的信，又說小風、小憐也要到南京來，又知道劉蘊這對頭進京了；忙走過來同他母親及二娘商議。王氏也不願意住在蘇州，因數月以來一點生色都沒排，二娘自然格外願意，看定日期，收拾動身。洛珠道：「我們到蘇州許久的日子，連人門邊都沒有出，實在悶得很。各處名勝還是幼年去過的，都記不清了，不知近來若何？好在後日我們動身了，明日何妨至各處遊玩一天。下一次不知那一年到蘇州來呢！」慧珠被他說得高興。次日大早，梳洗已畢，僱了三、乘轎子，請二娘陪著他們至各處遊玩，留王氏在家料理行裝。

他們所游的不過虎丘山、獅子嶺等出名的地方。足足游了大半日，又要到元妙觀去。轎子直抬到觀門口下轎，兩個小女婢扶著他姊妹二人，二娘緊隨在後。走入觀門，見兩邊買賣鋪面十分整齊，往來遊人滔滔不斷。此時將交冬令，各省的人都到蘇州來販賣畫片。這元妙觀兩廊下壁間地上，鋪設得花紅柳綠，熱鬧非常。眾人進了大殿，各處瞻仰神像，又在旁廂內，歇息了一會。將要起身回去，見撞進幾個人來，為首的是個少年人，一臉的邪氣，穿著靴子，身上衣服極其華麗；背後隨的幾個人也打扮得齊齊整整，一排兒站在慧珠姊妹面前，嘻嘻的望著他們笑。慧珠、洛珠只羞得徹耳通紅，掉轉頭來對二娘道：「我們回去罷。」說著，抬身欲行，恰恰的那兩扇門被眾人攔住，走不出去。二娘發話道：「人家內眷們坐在屋內，你們這班男子也擠了進來，又擋住去路，是什麼意思？」為首的人大笑道：「好笑，好笑！這元妙觀是人人遊玩之地，女眷們來得，我輩官客也來得。若說怕生人，除非在自己屋內，不要出來。我久仰芳名，無緣一見，今日不意得睹仙容，真三生之幸。若論我也算蘇州有名的人色，不致玷辱你們。而況你們的行止，我已稍知一二。」說罷，又哈哈大笑，背後那幾個人同聲贊好。

慧珠姊妹聞得來人這一番話，心內又忿又愧，不禁落下淚來。二娘聽他們語言不遜，又含著譏刺，大怒道：「放屁！好大膽狂生，敢對良家宅眷胡言亂語，還不快滾出去。若叫了地方來，說你青天白日戲弄良家內眷，只怕你要討不好看。」為首的人聽了這話，氣得暴跳如雷道：「該死的虔婆，你去訪問，我少老爺不輕易同人說活的，今日也算給你們體面，倒反挺撞我少老爺來。可惡，可惡！」意在叫背後的人打他們。

當家道士聞得此信，連忙跑出來，跪在那人面前道：「祝少老爺，祝少大人，切不可動怒，諸事要看小道的狗面，鬧出事來小道是吃不起的。」又夾著背後的人，幫同勸解。眾人見道士如此，只得上前做好做歹的道：「少爺，還要成全道士為是。若論這班騷貨，非獨要打，還要重辦。」那姓祝的屈不過眾人與道士情面，用手扶起道士道：「便宜他們了。」猶自恨恨不絕。

慧珠聽得道士稱他祝少老爺，心內分外氣苦，想這個人偏生也姓祝，何以伯青那種溫存，這人十分暴戾，可惜辱沒這個「祝」字了，不由得淚如雨下。二娘尚欲再說幾句，因見慧珠哽咽得滿臉緋紅，那樣子著實可憐；又見道士畏懼來人如虎，定然是個大有勢力的公子，也不敢多說，又想到自己明日要動身的人，何必又去惹這些是非，忍了一口氣，乘勢帶著他姊妹出來上轎，一溜煙的去了。這裡道士忙泡好茶，擺上精緻點心請眾人吃了，方才散去。

原來這為首的姓祝名道生，浙江嘉興人。他丈人尤雍，現任江南鹽法道，從前做過一任蘇州二府，置下了多少田產，又無子息，所以將女婿留在蘇州，並未隨任。這尤雍是劉先達的門生。祝道生仗著他丈人勢力，今科中了名副榜，得意揚揚，格外肆行無忌。這幾個隨著他的人，都是道生的心腹，助桀為虐，合城的人沒有一個不怕他。他也打聽得聶家姊妹是個絕色，曾央人去求過親，後來被人說破，心內時常想見他們一見。恰恰今日在元妙觀巧遇，內有一人認得他們，所以道生訪明白了，大膽闖進來調戲他姊妹。誰知倒受了一頓搶白，心內著實生氣，要尋個事端去收拾他們。過了一門，再去打聽，知聶家已到南京，也只好罷了。

且說二娘與慧珠等回到家中，將在元妙觀裡的話，對王氏講王氏也替他們擔憂，幸喜無恙歸來，托天庇佑。慧珠、洛珠到了後面房內，大放悲聲，都怪自己不該拋頭露面去遊玩，反惹出這場羞辱，倘或傳說到南京，豈非一世的話柄，顯見離了他們即生枝節。想到此處，尤覺傷心。二娘再三勸說，方收住了淚，晚飯都沒有吃，黨白睡了。次日，慧珠覺得身子不快，依王氏要耽擱一天，二娘怕那姓祝的來尋鬧，用了乘軟轎與慧珠坐，眾人下了船，即刻開行。沿途丹林紅葉，深秋氣象，頗為有趣。走了四日，已抵南京。

二娘對王氏道：「我們仍到陳少爺家暫住幾日，再覓房子。那方夫人是極仁慈的，我們臨行時夫人還囑咐他姊妹早到南京，料想此去定不致討厭。」洛珠接口道：「...『使得，我與姐姐蒙夫人厚待，如疼兒女一般，就是住在別處，也該先去請夫人的安。不如此到他那裡，倒省卻多少周折。』」二娘央船戶叫了幾名腳子擔著行李箱籠，眾人坐轎，一逕向三山街來。到了陳府下轎，直入門內恰好雙福在頭門口玩耍，見了眾人道：「你們又來了。」二娘笑吟吟的道：「雙二爺，少爺在家麼？」雙福道：「在書房與王少爺下棋呢。」領了眾人至春吟小榭，搶一步進去道：「聶奶奶與他家兩個姐兒到了。」

小儒、王蘭立起看時，見二娘同眾人進了書房，上前給兩人請了安。王蘭見洛珠丰姿如故，好不歡喜，近前執手問好，四目相視，又涇涇欲淚。小儒邀眾人坐下，雙福遞上茶來。小儒道：「你們幾時起程的，為何今日才至？伯青、者香一日要念好幾次呢！晚秀、柔雲好很心，也不怕把人望壞了。」洛珠正與王蘭依依話別，聽得小儒說這番話，回過頭米笑道：「小儒平時是個長厚人，今日山會說幾句巧話，真所謂『三日不見，便當刮目相看』。小儒如今今日辯之學大有長進，明春定要中進士的。」小儒大笑道：「柔雲這張利口，久不領教。你道我有長進，我看你格外長進了。」

慧珠與洛珠要入內叩見方夫人，小儒領他們到後堂。方夫人見了二珠，很為歡喜道：「好呀！這時候才來，把我都望夠了，想你們在蘇州過的比這裡好。」慧珠道：「蒙夫、人錯愛，刻骨不忘，身子雖在蘇州，這心卻如在夫人左右侍奉一般。」又說了多少別後的話，才退出來。小儒吩咐備酒與他們洗塵，又叫請了伯青過來。

不一會，伯青已至，進門早見二娘同王氏在那裡看著眾人搬運行李物件，已知慧珠等到了，只喜得心癢難撓，忙忙的走入書房。一抬眼，見慧珠坐在窗前，容顏雖然如舊，覺得消瘦了多少，越顯出楚楚可憐的樣子。不由得心窩裡一酸，直酸到頭頂上，那眼淚忍都忍不住。也不同眾人招呼，搶行一步，近前兩隻手握住慧珠的膩腕，癡呆呆的望著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掙了好半刻，掙出兩個字來道：「你好！」慧珠見伯青進來的時候，心內不由悲喜交集，早哭得如淚人一般，聽得伯青問他的好，也只能點點頭。大眾見他兩人這等模樣，無不歎息，反把王蘭同洛珠引得哭起來。小儒走到兩人面前，勸住了他們。坐下，伯青方慢慢的道：「自從你姊妹去後，我心內猶如失去了一件緊要東西，一日之中十二時辰，竟沒有一個時辰放得下呢。就是中舉那幾日，也不過一時兒歡喜，總之喜處總不能多似愁處。今日見了你們，我這心內尚疑是夢。我有一肚子話要和你說，怎麼此時一句都說不出。」說著，又啞噎住了。慧珠顫顫的聲音道：「我心中也同你所說的一樣，自從到了蘇州，多虧愛卿妹妹時來探望我們，後來愛卿去了，愈覺寂寞。好容易姪到九月內，得了你與者香中舉的信，方解去了幾分愁苦。又接到你的信，其時恨不能齶生雙翼，飛至南京。即至到

了南京，又懶於見你，生恐一肚皮的話，不知從那頭說起。」兩人談一回，哭一回，又笑一回，絮絮叨叨，若癡若狂。旁邊的人也不知陪去了多少眼淚，王蘭、洛珠更不必說了。

只見雙福進來道：「外面有個姓蔣的，帶著兩個女子，說中揚州而至，要見祝王二位少爺。」王蘭知道是小鳳、小憐來了，心內歡喜，道：「請他們進來就是了。」對小儒道：「這來的即是所說那蔣芳君，趙愛卿了。」原來小鳳、小憐到了南京，去訪祝府住落，方知道聶家姊妹亦至，寓在三山街陳府。今日祝王二人也在那邊，所以一逕直至三山街來，行李等物仍在船中，待見過了慧珠等人，再議住處。少停，雙福引著他二人到了書房。小儒是初次謀面，細細的打諒一番，只覺得玉色花香一時都遜，小鳳是細骨珊珊，小憐是柔情脈脈，小儒暗地贊歎不已。

眾人迎至窗前，小鳳、小憐各各問好，又與小儒請了安，挨次坐下。小風道：「畹秀姐姐幾時到此地的？我們好幾年不見了，姐姐還是這般樣兒。」慧珠道：「也是才到的，你不見我們行李才下肩麼？」又問小鳳連年光景，洛珠與小憐也寒暄了幾句。此時慧珠心內好不暢快，既見了伯青等人，又喜幼年同學的姊妹一時聚首，說說笑笑十分高興。又領著小鳳、小憐至後堂去見方夫人，夫人見小鳳、小憐亦是絕色，歎道：「金陵山川秀氣都被你四人奪盡，怎不叫人又羨又妒，連玉梅那丫頭都覺不俗。」談了半會，方退出來。外面酒席已備，小儒又將漢槎約了過來。座中眾人無不心滿意足，痛飲歡呼。

王蘭道：「我們代子騫做個媒罷，他與愛卿年齒最幼，又都不喜歡多話，倒是一對溫存性兒。」洛珠接口道：「妙！」一手把小憐扯到漢槎肩下坐了，又斟杯酒送到他們面前。漢槎初見小憐，即有愛慕之意，今見眾人說了出來，反不好意思，臉一紅，低頭不語。小憐見他淡淡的，也不好同他說話，惟有對面偷覷而已。過了半會，趁眾人談笑正濃之際，方慢慢的說起話來。王蘭望著洛珠對他們努努嘴，洛珠點頭微笑道：「今日滿座皆樂，就是小儒一人冷清些，他本是個道學人，我猜他沒有什麼過不去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柔雲又來取笑我了，你生得會說，偏偏又碰見個者香也是一張利口，倒是天生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忍住了。洛珠臉一紅道：「天生什麼？你話要說清了，休要討我罰你的酒。」

小鳳又說起從龍隨征的話，伯青道：「在田志本不凡，有此際遇，正是他雲程得路之時，我倒替他歡喜。」慧珠亦說游元妙觀遇見個姓祝的。王蘭笑道：「幸虧他姓祝，不然畹秀還要作氣呢！到底看姓祝這一點情分。而且有那一個祝道生，更顯得這一個祝伯青出色。」慧珠瞅了一眼道：「明明一句好話，到了你嘴裡都有齟齬，真正象牙不會出在那件東西口內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伯青道：「若說這尤鼎還與我家有世交呢，他的伯伯與家父同年，他到鹽法道任的時候，還來拜過幾次。隨後家父聞得他是個貪婪的官兒，所以如今與他疏遠了。」眾人直飲到三更以後方散，慧珠等四人至後堂陪夫人歇宿。

來日，小儒叫了一起有名頭的小福慶班子來唱一天戲，請眾人看戲飲酒，就在春吟小樹石橋外搭起平台，上面用五色彩棚遮滿，戲房在假山石後，亦用錦幃拉起隔間，地上全用紅氍毹鋪平。外面一席，在春吟小樹，是小儒、伯青、王蘭、漢槎四人；對面錦雲亭滿掛珠簾，裡面也是一席，是方夫人與慧珠、洛珠、小鳳、小憐等五人，內外皆張掛燈彩。

少停，席面擺齊，眾人入了座，見唱小旦的美官梳了頭，送上戲目來。伯青等見他生得頗為秀媚，裝成如好女子一般，伯青點了一出《叫畫》，王蘭點的是《花婆》，漢槎點的是《訪素》，小儒點的是《山門》。美官又把戲目送進簾子裡面，方夫人點了一出《看狀》，慧珠、洛珠點的是《絮閣》、《偷詩》，小鳳點的是《卸甲》，小憐點的是《佳期》。於巳初開鑼，唱至二更才住，內外皆有重賞。小儒又叫了美官來與諸人把盞，到半夜始散。伯青等人輪流復席，一連聚宴了數日。

慧珠家前次的房主人王義，聞得他們重至南京，又見祝王二府的公子皆是新貴，況且劉蘊又進京去了，恐聶家記他的前仇，托人來說，情願仍將舊宅與聶家居住。因慧珠愛那房子幽雅，一口應許了他。擇個吉日，辭別小儒，與小鳳、小憐搬到新宅裡。慧珠、洛珠住在外面，小鳳、小憐住在裡面。王義格外巴結，裝潢得煥然一新，門前空地仍用紅竹夾成籬落。

一時哄動城內城外，盡知聶家二珠復至此地，又新添了兩個有名的相公，爭饋纏頭，你誇我賽，門前車馬填巷盈街，把王氏與二娘喜的受不得。還有一等稍次的，不能接交他四人，只好與玉梅談談，連玉梅這名字鬧得人人盡知。凡小儒等人一到他家，眾人即避了開去，知道他們是有交情的，而且又是本城的紳衿。慧珠等見人來的多了，很為厭煩，每托病不出。這班人即受點委曲，也只好忍耐，曉得好個難纏的劉御史尚不能奈何他們，只得柔聲下氣去奉承，多把銀錢饋送王氏、二娘，或有時博得一顰一笑，得睹音容，一就揚揚得意，誇耀於人，猶如身膺九錫一般。

時光迅速，已屆殘年，那過年的俗例，無庸細說。到了新正月初旬，小儒等要收拾進京會試。先兩日，小儒去約了慧珠姊妹、小鳳、小憐，來日宴會，又吩咐備了無數的花燈，預慶元宵。即日，伯青、王蘭、漢槎早早的就過來了，隨後慧珠等亦至，酒席擺在來春閣內。這米春閣四面皆是梅花，因年內立春有日，現在春梅業已大放，梅梢上又高高低低掛著各色花鳥人物等燈，做得工巧異常。又把閣上窗櫺全行掛起，眾人入了座。

酒至數巡，慧珠起身先與眾人把盞，然後斟一大杯，遞在伯青手內道：「指日長安得意，走馬看花，我姊妹們在南京專候佳音。但是狀元歸去馬如飛的話，你須切記，不可為春花留戀，縱饒遲遲就是了。」說畢，又福了一福。伯青忙離座回禮，立著一飲而盡道：「金石之言當銘肺腑。」小儒鼓掌大笑道：「可兒，可兒！畹秀這一席話，又祝贊，又規誡，所謂一筆雙鉤的法則。伯青把這個意思運用於文法之內，怕不是今科第一人麼！」眾人皆同聲大笑，又飲了一會酒。

小儒叫雙福取出幾個行令的籌簡與骰盆一個，道：「日前在朋友家赴宴，見過這個令，名曰『玉連環』。這火筒內是分門類的籌子，這兒個小筒內務歸一類，筒外刻著名目：若花木門全是花木之名，若鳥獸門全是鳥獸之名。我照樣做辦了一副，何妨今日試演他一試。」王蘭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我擅專做個令官，先來擊籌。」說著，飲了一杯令酒，伸手在大筒內掣出一籌，看是蟲鳥門。籌上有幾行小字道：「凡掣得此籌者，即照籌上門類，於小筒內每人抽取一根，是何名目，用骰子四粒探成古詩一句，要帶著籌上名目字眼。說不出者，罰酒三杯。」王蘭搖頭道：「此令倒有些難行，我既做了令官，說不得也要讓一個。」將蟲鳥門的小筒取過，放在桌中，其餘一概收過。

王蘭把籌子和了一和，抽出一枝，看是「燕子」。想了半會，在骰盆內擺了一個四，一個六，兩個三，道：「清秋燕子故飛飛。」眾人贊好。小儒抽了一根，是「鶴」字，也想了想，在盆內擺了兩個六，一個么，一個五，道：「天寒有鶴守梅花。」人眾一口稱贊。小憐也抽了一支，看是「杜鵑」，即在盆中擺了兩個四，一個么，一個三，道：「杜鵑枝上月三更。」伯青拍桌大贊道：「愛卿另具風韻，每每得句出白天然，真敏慧絕世之才也。」自己也在篩內抽了一根，是「魚」字，在盆內擺成一個么，一個二，一個三，一個四，道：「明月小橋人釣魚。」大眾贊好。洛珠伸手抽出一支，是「鷺」字微想了片刻，擺了三個三，一個六在盆內，道：「一行白鷺上青天。」王蘭點首道：「這三個三，恰像一行白鷺。」

小風方要抽籌，見王蘭又抽了一根，是「雁」字，即在盆內擺成三個么，一個三，道：「數點秋聲雁帶來。」眾人叫好。小鳳恐又被別人來抽，忙取出一支，是「雞」字，想了想，擺成三個四，一個么，道：「絳幘雞人報曉籌。」小儒拍手道：「好個『絳幘雞人』，真匪夷所思。」慧珠也抽了一根，是「蜻蜓」，遂在盆內擺了一個四，三個三，道：「紅蜻蜓弱不禁風。」大眾贊道。

漢槎見眾人都已抽過，乃伸手抽了一支出來，看了看，滿臉通紅道：「笑話。」欲要插進去重抽，被王蘭在手內奪過，看是個「龜」字，合座哄然大笑。洛珠笑道：「難得你抽著個『龜』字籌，就不該說一句龜話麼！」漢槎格外不好意思道：「我罰酒罷。」王蘭道：「你不是不能說，卻是偷懶，要吃罰酒，就吃他十杯。」小憐見眾人取笑漢槎，忿忿的道：「就是十杯，我代吃一半。」說著，即去斟酒，漢槎忙把骰盆取過道：「我說，我說，不用你代灑。」在盆內擺了三個六，一個三，道：「何似泥中曳尾龜。」王蘭道：「這個三活像個龜尾子。」漢槎道：「行令是件雅事，何必將這個東西也寫在籌上，未免不類。」王蘭道：「大約每筒內都有一根笑話，這也是你的運氣不好，偏偏碰著龜。」說得眾人都狂笑起來。小儒又抽了一支，是「鯨」字，也擺了一個么，三

個四在盆內，道：「般面雖與芳君相似，而詩句則異，大約不算雷同。」乃念道：「日浴鯨波萬頃金。」眾人稱好。

雙福又進來道：「外面來說，何人人的船已抵碼頭了。」這米的是內閣學士何炳，蕪湖人，請假回鄉祭祖，沿途耽擱，今日方到南京，是陳小儒中學的房師。小儒忙叫人取了衣冠穿好，向眾人道：「我去去即來奉陪，敝業師既至此地，萬不能不去見他一見。」說著，匆匆去了。眾人見主人已去，只得收了今，散坐盤桓。

少頃，日色西沉，陳府的家丁進來將閣內以及院外梅樹上各燈點齊，映著淡濛新月，燭形花香，大行可觀，照耀得如白晝相似。眾人重復入席，換了暖酒；王蘭道：「這個姓何的，多分是個謬品，把小儒留住了這半日，尚不放他回來。你想老師與門生說話，拘束得有何意味。我們何妨再把此令一行，不然呆呆的守候他，也沒趣。」洛珠道：「這一次我來做個令官罷。」又將眾籌筒取過，也飲了一杯令酒，先在大簡抽出一支，看是詞賦門，下面有字道：「凡掣得此籌者，用擊鼓催花行法，花在誰手，即說曲牌名兩個，再說毛詩一句，收尾用唐詩一句，准用虛字聯絡，但要上下貫串。不能者，罰出座敬普席一杯。」洛珠道：「偏生我行令，噁哆嗦太累贅，換一條罷。」王蘭止住道：「過易了反不見心思，倒是這條令好。」人在閣外擊起鼓來，又折了一朵梅花由洛珠手內傳起，到了小風手內，鼓聲已住。小風想了想道：

少年心，定西番，擊鼓其鏜，踴躍用兵，好自金鞍寶劍去邀勛。伯青贊道：「說得好。未免芳君心在在田那邊，不由得文生於情。」院外鼓聲又作，此次花到了伯青已住，伯青遂道：玉樓人，尋芳草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，不愧名花傾國兩相歡。

眾人贊好。花又到了王蘭，想了想道：

虞美人，握金釵，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，最愛佳人朝插鏡中看。

小鳳道：「者香這條令聯絡無痕，當推第一了。」鼓聲復作，花傳到漢槎頓止，凝思了半會，乃道：

憶汀南，三姝媚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，反覺冰簟銀牀夢不成。

王蘭笑道：「愛卿待你不薄，何以又憶到江南？」漢槎瞅了王蘭一眼道：「偏是我說出來的，你們都要取笑，分明有心欺我了。」眾人正在說笑，花又傳到小憐手內止住。小憐接口道：

憶王孫，長相思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，正是西風吹妾妾憂夫。

伯青拍手叫好道：「愛卿此作，又上於者香了，二十一字貫串得情致纏綿，毫無牽強。佩服，佩服廣花又到了洛珠內，洛珠道：

芳草渡，踏莎行，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，見些大婦登臨小婦隨。

眾人同聲稱贊。院外擊鼓的人，見花傳到慧珠手內，將好收令，鼓聲即止；慧珠道：

端正好，上行杯，我送舅氏，曰至涇陽，只見人自傷心水自流。

王蘭道：「楚峽哀猿，令人腸斷，妙則妙矣，未免過於蕭瑟。」叫人取過一張紙來，謄寫清楚。

眾人正在傳看，小儒業已回來，脫了公服入座，把眾人行令看了數遍道：「罰我來遲，先吃一鍾，也照樣說一個作結何如？」眾人稱是。小儒舉酒，一吸而盡，道：「桃源憶故人，歸田樂，……」說到此處，竟接不下去，大笑道：「我是個主人，應該敬普席一杯。」拿了壺出席，到各人面前敬了酒，將欲歸座，驀然觸機道：「有了。」

桃源憶故人，歸田樂，綏我眉壽，黃鸝無疆，正是龍馬精神海鶴姿。

說畢，復笑道：「這普席的酒，敬得冤不冤！」伯青道：「果然冤枉。小儒兄這條令，又端莊，又興會，正好煞尾。不如我們也回敬一杯，以賀此令。」眾人又挨次與小儒把盞。時已二鼓，大眾散坐。

小儒道：「我們准於十一日起程，子騫可稟明令堂太夫人，十一日後可以擇吉進宅了。」又向慧珠道：「伯青春鬧得意，暫時卻不能回來，大約：隊間方可告假省親。者香得意，亦復如是。我看南京這地方小人頗多，尤其你們更易受人欺僻，莫如我們動身後，你姊妹能去的所在才去，差不多的所在，即可不去，倒可免多少是非。」洛珠接口道：「小儒這話，說得不錯。你們起了程，我們也可杜門謝客，難道前次鬧出那些事來，還不怕麼？」伯青，王蘭齊聲稱是。眾人作辭各散。

子騫回家稟知江老夫人，擇於元宵日進宅。小儒連日同方夫人：收拾一切，所有細軟全帶了進京。早到十一日清早，小儒叫家丁押著行李等物，方夫人坐了大轎，乳娘帶著官官；小姐先行下船。少刻，伯青等人齊至，用了早點，外面馬已備好，眾人乘騎出城。各家親友紛紛候送，眾人立意辭住。出城到了船前，早見慧珠等四人已在船中，正陪著方夫人閒談，見眾人已至，迎出外艙，大眾又彼此叮囑了一番。船戶進來說要開行，慧珠等起身作辭，各灑淚依戀不捨。伯青硬著頭皮催他們上了轎，見去得遠了，方鳴鑼開船。一路順風，抵了袁浦起早，至王營僱了七八輛騾車上路。曉行夜宿，直奔都中。不知眾人進京會試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